

寻找自己的声音

静水

从小就深知从我唇间纠纠结结挤出的每个字,既硬邦邦又像带着刺,在所有场合保持沉默,常常是我最好的选择。

或许源于此,从不发声的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,就一直默默地寻找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,并沉浸其中,陶醉且享受。那些独属我自己的声音,藏在土里,藏在树上,藏在不为他人察觉的角落。它们都是小小的,脆脆的,一如我社恐的性格,声音里有种试探的味道。

年代很老的土墙下。有个孩子,很专注地寻找,目光一触及白色的小点儿,惊喜就拢上脸庞。小心地抠,白色面积扩大,就抠出了蜗牛壳。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攒了很多蜗牛壳后,那孩子来到砖墙下,捏着蜗牛壳对着墙按上去,就听到了脆脆的破损的声音,那个蜗牛壳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那时的蜗牛壳已是蜗牛们废弃的房子,挤压时绝不会有心疼的感觉。不是一切废弃物都没有用处,蜗牛壳就被童年的我所喜欢。

粗大的白杨下。同样有个小孩,聚精会神地寻找杨树身上的水泡儿,找到了,用大拇指重重地摁上去,一个一个地摁上去,水泡儿“噗”“噗”地炸裂,声音很轻很轻,得耳朵贴着树身听。不知道杨树身上何来水泡儿,更不知道我摁破它们,是为杨树挤破脓包救治,还是伤害它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希望? 因为不知道,便既兴奋又不安。

是不是因为自己五音不全,才努力地想寻找或创造属于自己的声音? 还是因为太弱小了,总想着以毁坏什么来印证自己的强大?

直到某一天瞧见契诃夫说过的一句话,大致是: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,所有的狗都应当按天赋的声音叫。我才为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心安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富贵使我们相遇

董春好

“富贵使我们相遇”这个梗常被用于需要付费才能观看的视频弹幕中。当用户被平台的独家内容吸引而付费观看后,他们会在评论区发现其他付费观众,并调侃道:“富贵使我们相遇!”比如某部付费独播剧的观众发现,能和自己同步吐槽剧情的,竟然全是付费VIP用户。这句调侃的潜台词是:在付费墙的筛选下,连弹幕互动都成了VIP用户的专属社交。

连载

情暖陈家湾

杨伯良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珍,老往脑仁里钻。他把书扔在桌子上,抄起剩下的半杯酒咕咚咕咚喝了几口,身子往床上一扔,斜着躺下。哪知道,心却静不下来,又坐起来,再喝几口,嗓子眼呛了一下。这时,小秀回来了,一进屋就被浓浓的酒味呛了一下。殷家贤怕这丫头又数落他,就把酒瓶子放下,说了句:“锅里有剩饭,你吃吧,我出去透透风。”然后,摇摇晃晃地奔小卖部而去。

小卖部前有块空地,陈慧珍买了两个象棋桌,两副象棋,买了七八个马扎。人们嘻嘻哈哈,热热闹闹,喝了买水,买冰棍,也有买烟的,买零食吃的。棋摊儿吸引了陈家湾本村一帮象棋迷和周家坨、侯家坨甚至更远的象棋高手。

殷家贤见小卖部里人很多,陈慧珍正忙得手脚不闲,就回身来到象棋摊儿。他是陈家湾最有名的读书人,自然更是棋摊儿的常客,他觉得自己读书多,智慧自然比别人

易让他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哪肯让我们把钱花在“精神享受”上? 用他的话说就是:“听歌有什么用? 能当饭吃吗?”

大伯是个本性善良的可怜人。后来他患了癌症,在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,堂哥每天用那台双卡录音机放歌给他听。他不仅不反对,反而很爱听——或许歌声真的减轻了些许他的病痛,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慰藉。

大伯去世后,堂哥又买了一台随身听,用耳机听,走到哪儿听到哪儿。后来他还买了MP3,我也能跟着沾光。那台双卡录音机渐渐被我们冷落了,上面落满了灰尘。

如今我使用无线蓝牙耳机听歌,好音乐好歌声从未离开过我的耳畔。

越是难得越是难忘,无论视听技术和设备如何发展,我都忘不了那台放过《潇洒走一回》和《水手》的双卡录音机——它曾在乡村的舞台上绚烂绽放,轰轰烈烈地美妙了我的少年时代,也让我时常想起大伯,或许他曾为摔磁带的事懊悔过。

哪个少年不热爱音乐呢? 那些被歌声浸润的岁月,永远是最珍贵的记忆。

不能坏了公司的招牌。”说完,老师傅出门骑上电动车,一溜烟赶回去重新做字了。

文化墙全部完工后,领导很是满意,随口问我:“你找的哪家广告商?”我这才想起昨天老师傅临走时,我找他要了一张名片。我掏出来看了看,答道:“匠心。”



二十五

马怀云笑了:“你这人啊,都啥岁数了,脑子里还惦记媳妇的,不怕人笑话你老花心大萝卜啊?”

殷家贤把眼一翻:“你这叫骑驴的不知赶脚的苦,你天天怀里抱着心爱的媳妇当然心满意足了。”

马怀云依然笑着说:“男人,尤其是读书人,心里不能只装女人,还要装天下! 当然大天下,小天下,国家是大天下,一个村就是一个小天下,对不对?”

殷家贤一挺立,两眼珠子转了转,也笑了:“呦呵,这嘴皮子够厉害,我也要甘拜下风。”

马怀云心说,我眼下主要精力抓粉坊,还顾不上在你身上下功夫,等我腾出手来,咱俩好好过几招儿。就拍拍殷家贤的肩膀:“人啊,知足常乐,好多事也是命中注定,别想太多了,我该走了,你接着喝酒看书吧。”

马怀云走了,但马怀云的话还在殷家贤心里打转转,让他平静不下来,脑子乱哄哄的,媳妇、女人、陈慧

务就交给你了,你得想办法赚钱买。”

可我还是个孩子,哪里能赚到钱呢? 唯有盼着早点过年,因为过年就有压岁钱了,可以用来买电池。既然堂哥连双卡录音机都买得起,为何买不起电池呢? 或许他是想让我也出点力,不能总是白听。最终我完成了堂哥交代的任务,把压岁钱全都用来买电池听歌。

后来,堂哥又买回了一

磁带里的青春

徐徐

盒磁带,主打歌是郑智化的《水手》。歌词更契合我的心情,于是反反复复地听,电池自然消耗得更快了。

有天,大伯终于发火了,他抓起那两盒磁带狠狠摔在地上,带基都被震了出来。等大伯走远后,我和堂哥用筷子拨动磁带的转轴,硬是把带基一点点转了回去,再用胶水粘好带体——居然还能继续听。

大伯的愤怒,我是能理解的。不是每个大人都能体贴到孩子的心意,挣钱的不

说:“我们都看不出来,就算真差几毫米,那么大的字,应该属于正常误差,就不用返工了。”老师傅没有回答我,而是快速走过去,拿起尺子量了量,然后不经我同意,直接撕下了那个“油”字。老师傅解释说:“你们不是广告人,可能看不出来这几毫米,但如果哪天被其他人看出来呢? 我可

匠心

董川北

听,堂哥也只好不放了。他对我耳语道:“你先回去,等我爸干活去了,你再来。我把音量调小,他在田里就听不见了。”于是,我就在家门口晃悠,时刻留意大伯何时出门。他一出门,我就赶紧让堂哥播放。堂哥把音量调得很低,我只能尽量把耳朵贴近喇叭——那时还没有耳机。

可即便音量再小,电池里的电量还是会越来越少,直至带动磁带的转轴慢了下来,变成0.5倍速,甚至更慢。叶倩文也因此唱得“有气无力”,完全“失真”了。堂哥按下停止键,说让电池“缓一缓”,等等再听。过了一会,儿重新播放,果然又正常了,但很快又失真了。

我们把电池拿到太阳下暴晒,又是拍打又是摩擦电池底部,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。堂哥希望能激发出电池里残存的电量,但收效甚微。最后他只得无奈地对我说:“得换新电池了,但我没钱了。买新电池的任

我吃惊地走到他身后,左看看,右看看,始终没发现哪个字有问题。老师傅解释说:“‘加油干’的‘油’字,左边比右边间隙大了几毫米。”我仔细观察,还是没看出来。此时,正巧同事小张路过,我叫住了他。小张瞪大了眼睛,最后和我一样,摇摇头说:“没问题啊。”

于是,我转身对老师傅

他的船都划走了,只剩下我们这两条船并排停泊。我正疑惑不解,驾长轻声说:“昨晚出事了,那几条船都遭土匪抢劫,所以早早离岸回去了。我们的船由于有老王坐镇,而且事先已与码头上的袍哥有所联络,所以才平安无事。”原来此处码头虽小,但由于三抛河航行耗时间甚多,许多船只只有在这里停泊过夜。盗匪熟悉航船规律,潜伏附近乘夜抢劫,因当地没有任何治安人员,不法之徒可为所欲为,直到此时我才真正了解老王的价值。

我们终于平安回到朝天门码头,船工们有几天休假,纷纷上岸探亲访友。我也随他们下船,刚走下跳板却被三哥开诚喊住。我从未想到竟然与他在这种尴尬状况下重逢。原来他已从九中毕业并考进药专,是大哥特地派他来寻找我的。我当时年轻混沌,从未想过自己悄然出走会使家人多么揪心,又会给在渝亲友带来多少麻烦。想必是大哥先找到刘忠诚,再去找周承超,最后才找到马肇新,从而获知我已去泸州并

有一天,堂哥从外面买回一台双卡录音机,长方体造型,沉甸甸的。插入磁带,按下播放键,喇叭里便传出亢奋的歌声:天地悠悠,过客匆匆,潮起又潮落……这是叶倩文的《潇洒走一回》。

这首歌太好听了! 无论是音乐伴奏、副歌还是高潮部分,都格外动人,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,仿佛将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。我所在的偏僻小山村,也因这首歌而突然变得时尚洋气起来。歌声传遍全村,小村顿时热闹非凡。我太爱去堂哥家听歌了!

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,双卡录音机是用干电池供电的——四节一号电池,一节连着一节。它播放时很耗电,而且音量越大耗电量越大,四节电池撑不了多久。起初我去堂哥家,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打开双卡录音机,将《潇洒走一回》放给我听。但去的次数多了,大伯就有些不高兴了,对我凶道:“有什么好听的? 翻来覆去不就那么几句吗?”

我理解大伯,他心疼电池。大伯走夜路都舍不得打手电筒,怕耗电——手电筒只需要两节一号电池,而双卡录音机要四节,整整两倍啊! 大伯不太愿意让我

单位要做一面文化墙,领导让我全权负责。通过比价,我选择了一家小广告公司。

来施工的,是一位约莫六十岁的老师傅,瘦弱黧黑,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衣服。老师傅动作娴熟,不到两小时就基本完成了工作。他从梯子上下来,后退几步,仔细看了看,突然向我道歉:“不好意思,一个字贴失败了,我要回去重新做了再来。”

连载

凡人琐事 我的回忆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章开沅 著

三十三、川江运粮船(9)

在浓密的夜色中,烟民横七竖八躺在草席上吞云吐雾。孤灯如豆,瘦躯横陈,真不知人间何世! 我实在不愿在这里逗留,但又不敢独自摸黑回船,幸好邀我同行的船工已看出我的无奈,也说不该带我到这么倒霉的地方,于是两人结伴摸黑回船。

上船后,老王神色凝重地告诫我们:“晚上只管瞌睡,不管船外有任何响动,都不要吭声。”夜间我睡得很香甜,所以未听见任何响动,次日清晨走上码头,只见其